

女山

黄尧



女山

黄尧

著

作家出版社

女 山

作者：黄 尧

责任编辑：朱珩青

责任校对：祁 斌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47千

插页：2

印张：15.125

版次：1988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092-3/I·91

统一书号：10248·0260

印数：0001——21,000册

定价：3.95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女神的地位乃是关于妇女以前更
自由和更有努力的地位的回忆**

这是一片隐藏的土地。
被历史轮毂褶压在远山的天角。
不是神话。
不是回忆。
摩梭人。古称麽些。

内 容 提 要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现实中的女儿国。那里的人们还处于自然的原生状态，过着原始的母系社会生活。

在部族的洒达美衣社里，有一个天仙般的漂亮女儿直玛，她以她的出众的美貌和能干吸引着部族的所有男子。谢纳米海的渔人兄弟眷恋着她，寺庙里的大佛爷崇拜着她，天外康巴人的首领胡巴为她撒尽了财产，最后死在她的身边。她象太阳一样，照亮了这一方土地。

围绕着直玛和她的“四世同堂”的母系家族的兴衰，小说展开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政治、经济、军事斗争、婚姻爱情纠葛，是一幅非凡的人类生命变化的宏伟图画。

小说在奇特的风情中展开奇特的生活画卷，完全是别一世界的故事。它神秘、奇谲，多姿多彩，富有诗意。

第 一 章

冰坡上竖着一道秃鹫的黑墙。

冰河下冻着一具死尸。冰层很厚，鹫啄不透。冰不化，鹫就不走。

鹫的黑翼张成一道四方的幕，紧紧圈牢了冰墓中的僵尸，独留一个闪亮的阳光的金匡，套在死者颈项上，装饰着死的华美。

只知死者被掠夺一空。

许是独身的赶马人，许是一个朝觐归来的年轻喇嘛。窃匪掳走他的驮马、财货，剥去他的衣物，毡靴，却将一件东西归还了他。

那是一条腰带，有着意向隐秘的图案的女人手工编织的馈赠物。它挂在河滩乱石中的一个柳树桩上，长长的带子在寒风中飘着，一圈圈打着旋，蛇一般绞缠着一茎柔韧的枝条，被挤榨的枯树爆出了一个紫色芽鞘，尖鞘毗裂，象火一样烧出一星嫩绿。

孵化了死亡之后，太阳是浑浑的。

它匆匆逃离了那辽远的荒谷，逃离了每一道岩裂都褶皱着死亡，每一条古道都萦绕着幽魂的冷山。逃到了一个隐藏的天角懒懒地挂着。

终于，女山以独占的姿态拥住了它。

她在天幕刚刚揭启前一个时辰，幻变为九个女身，四个女身朝西，四个女身朝东，将所有这时还在发光的星辰拽向天角，最后一个女身，也就是干木女神自己的精灵就仰面躺着了。云霭消瘦了，夜也憔悴下去，所有阴物之美都化为一种轻薄的胭脂，将她的胴体抚抹得粉红粉红。女神就这样仰面躺着，她总是这样躺着，太阳神尼玛走过来，他的轻车的轮辐间有呼呼风响，他看到了她的女身，他只迟疑一刻，就被挂在女山上，他被吸食了精血，变得又黄又白，才被释放回高高的天空。

谢纳米女海张开波光粼粼的网眼。这蓝色的大网一直漫铺到女山脚下，漫铺到更远的天际。日神尼玛刚迈过那阴黑的门槛，就陷入海中。于是，也一路流着殷殷的血，女海将那精血汲入深深的洞穴，接着，用一千层柔滑的水波轻抚洗浴他，她的每只浪眼都发起红来，从她怀窝里挣脱的太阳也消瘦了，又黄又白，远远地向西边退避……

第二个白昼到来，太阳弟兄们的遭遇亦复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这是七月的暮昏，太阳最后的惨红就披在永宁土司府巍峨的楼台上。那里高高飘扬着玄黄的经幡，符文角旗采来天壁上残阳的血缕，炫晃着七种艳色，象一群彩鸟在飞着。

一列长号架在楼台的女墙上，呜呜地响，向北、向东、向南、向西，向四方召告：

永宁摩梭人的七月转山盛会将在此日举行。土司府的格玛小姐刚行过成人礼。她将第一次以她成人的资格参加这次欢乐

节庆。

土司府按历代官家的礼仪，将为她配列华美的仪仗，责卡级的属民们将与之同乐，并从她们的母族衣社中选出与格玛小姐同庚的女儿，以充任她花骑下的临时侍从。

楼台下，一排莅选的少女静静地立着。

土司总管接过扎戈美喇嘛寺勘布手中的人头年册，揭开金箔封面，哗哗地翻着。

阿扣格玛端坐在一把摇椅上。刚由寺院的大佛爷赐赠的一顶镀金虎头花冠紧紧扣在她的额上，一支显得过长的银钗穿过她高耸的发髻，左右都沉沉地坠着珠串。她似乎有些不惯那累累佩饰的重压，乘着年册的纸页一响，就连忙转动着脖颈。珠帘摇动，在她眼前荡成一片霓影，她偷偷看着四十八级台阶下俯首默立着的那些少女。

布甲衣社的丹珠！土司总管念到。

一个高个子的姑娘站出来，指尖上荡着一方丝巾，走前一步，她左右顾盼，即刻又咬着巾角衔住了笑，这才悠悠抬起头来，迎着楼台上泼洒下来的目光。

阿都衣社——采尔！总管拈起册页的手指停在空中，一个硕大的金戒熠熠闪亮。

叫采尔的姑娘被人推搡了一下，惶惶地移着密步走上前来，她一手提着过长的百褶裙，向楼台鞠了一躬，便再没抬起头。

艾甲衣社——扎戛比尔！总管斜溜一眼道：把头巾揭下来！

姑娘顺从地捋下掩住大半个脸的披巾，将羞红的两颊深深埋在硬硬的领口里。

洒达美衣社——直玛！洒达美衣社的直玛！总管合上册页

连声喊道。

老爷，来了！台阶下应道。

一个面色焦黄的中年女人躬身向楼台施礼，她的女儿，被传唤的洒达美直玛，紧依着她的裙边，象一株旁生的瘦瘦的小树。

是大荒前五年生的吗？总管弹了弹册页上的灰土。

女人艰难地侧着耳朵。

洒达美家的荷美达布——你的女儿直玛行过成人礼吗？勘布摇了摇法铃。

是的。行过。叫荷美的女人仓忙点了点头。

总管向台阶上移高一步，又回头看了看两个两肩斜削，显得十分瘠薄的少女和她裙笼下的一双赤脚。

我要直玛！格玛小姐突然喊道。

直玛，你来！她从摇椅上蹦了下来，摆动着簌簌作响的蓝绸长裙，来到直玛跟前，撩起姑娘蓬乱的鬓发，贴着耳朵悄声道：我在经堂的净水钵里……你猜……养了两只青蛙！

长号响了。吹合了天角。

四野的暮色升起，急急地将那雄浑的长声捺入地下，预备着在薄明之时作欢乐的鼓动。

天轮转过来了。时辰到了。

七月的雾象银纱。

七月的阳光象金箔撒满坝子

七月的雾和阳光什么都不象。

男男女女都到干木山下，谢纳米湖边赶转山节①从开基河

① 每年七月二十五日，摩梭人举行对女神最隆重的祭祀“干木古”，意为游干木山，又称“转山节”。

源头到东北头的温泉；从哈巴山下到者波草甸；从小洛水的山嘴到西部燥热的干谷，无数赤脚拔着道路上的浮土，那一幕幕直立起来的黄尘升起，被冷雾凝结在空中凝然不动；松针刺不穿露滴，露珠象烫死的鱼眼暗淡无光；一墒墒一畦畦在五、六月就绿起来的水田很绒很厚，秧根上有噉噉嚓嚓的声响，谷蓬在分蘖；更早一个时节就孵化出来的谷花鱼嘶咬那突然臃胀起来的根须，用它们银叉似的尾鳍搅动着水面上的浮萍，浮萍拚命地撑着它们圆圆的伞盖，田螺在坠着它的长根上浮；一对秧鸡从骚乱不堪的田垄中飞起，惶惶地投得很远，又飞起，在旋过一个弯弯的水塘时，两只褐色的水鸟在空中打了个结，翅膀绞拧出噉喇喇的怪响，倏地各自东西，分散了……

山根在早些时候勃发，涧水是红的。

痴白的月亮偃在夜海最长的肘弯里不动。

忽地，都在这一天，群山紧蹙着岩身，静穆地等着朝觐，太阳将金车挽在雪峰上，不落。

男男女女是夜半就出来的。

扎戈美寺辉煌的宝顶在黄尘中浮着不沉。

无数匹飞马穿过紫色的晨幕。马背上的男人高唱着只有一句话的古歌：走啊……走啊……快走啊！他们把一束束野花抛在步行的女人身上：女人们尖叫着：走啊……走啊……快走啊……用青松毛催打汗漉漉的马臀。

一道道栅栏被推开了，骚动的牛群涌到大路上；一圈圈围栏被打开了，骚动的羊群雪崩似地从坡头滚下来……

一个垂昏而枯瘦的牧牛老人，用带刺的鞭条抽打着一头公牛悬着的卵子，那膀间鼓胀的阴囊沉沉地晃荡，老人叭叭地拍着屁股，一蹲一跃地，双手合在嘴边，对着昏昏的日光大叫：

放牛出槛啦——

荷美在半夜醒来，吹亮火塘，往神龛里添了清油，灯蕊结成一朵残花，干木女神像上横着一道阴影。荷美默默地立了一会儿，从龛底取出一副刻着经文的木模来。她开始往模型里填胶泥，一块块地压制白泥佛像。

这是一尊小小的极精致的欢喜佛，脸相娴静柔美，她袒着胸，乳部突兀硕大，占去佛身的大部，佛的莲座下，是一对交欢的男女，两个俗身抱股而合，样子也十分好。阴阳两模一合，就能制出一尊佛来，荷美做了几十个，将它分成大小两堆，贴进火塘烘着，来客房叫醒了直玛。你要伺奉好格玛小姐。她说。

荷美跪在氍毹上，匆匆看了一眼女儿，端来一盏茉莉花水，用麦草帚子蘸着洒在她身上；然后扳过她的肩往头上抹清油。直玛的长发散开，披到脚弯里，牛角篦子篦下去，荷美的手停在女儿的髋间，她往里探了探，捉到了女儿的腰，又滑到扁平的臀部，她的身子象没有节子的青竹。荷美解下自己的腰带，替直玛缠上，她细瘦的腰显得丰隆起来。这一切，她做得十分爽利，象打扮着一头赶到街市上去的小骡，她拍拍女儿的肩膀，让她在地上旋一个圈，倏地，荷美发现了什么，扯去直玛的黑裙，给她换上一条浆得雪白的长裙。

回到正屋，她搅了大碗的酥油茶，加了尽量多的盐巴，端到女儿跟前，看着她喝了，听她咂了咂嘴，她悠悠地舒了口气。

直玛分得大堆的欢喜佛像。烘干了的泥块象纯银一样白亮，落在掌心里唧唧地烫人。直玛知道这是每个女人都要带到干木山上去的。在这个六百年前就择定的吉日，献给威灵巨大的女神，然后再从无所不能的神那里领受一年的欢乐。那交叠在一起的男女，女的就是她。小小的白泥人形很精细，地的两条光腿

被那男人抬起来，架在他的肩上，男人俯着身，象一只给乳雏渡食的雌鸽。她想起很小时，荷美妈妈总是把嚼得很细的燕麦粑粑口对口地渡到她嘴里，热乎乎的面糊有股腥味，慢慢就回出淡甜……你要伺候好格玛小姐。荷美又说。

干木山下的流石坡，象浸了水的干草垫厚湿起来，以衣社为团体的人们从山地、林野中那些看也看不见，数也数不清的小道上一股股流来，汇合在这里。衣社的界限被挤压得收束，最后，人们象鱼子一样麇集在陡峭狭窄的山谷里。

干木山的岩壁，从北到南，纵贯整个青天。山是在一夜间从地的深处隆起的。女神在七星沉落时刻醒来，她将环抱在胸前的两只臂膀伸开，打开了叠合的天地，云翳被挥向南，雾霭被挥向北，她又将屈在胸前的腿一蹬，月夜被踹到西隅，丽日被枕在东方，但她秀美的头颅还仰靠在天际深处，突露在融融日光下的是她高耸的胸乳——那峭峭的巅峰和她的颇长的双腿——两条并列的长长的山脊。

天亮彻时，夜色象一方黑纱挂在山壁上，聚集在这里的男女突然骚动起来，对着朦胧的山影齐声呼叫：

……女神的长发是什么哟？

一个男人扯起喑哑的歌喉，狼嚎一样粗重。

是绿荫荫的青松！女声急促地合了上来。

女神的胭脂是什么哟？男声齐唱。

是红艳艳的云霞！女声渐渐悠长。

女神的奶子是什么哟？

黑云颠荡了一下，挂不住似地扬起。

是翘翘的山峰！女人们挽起手，跺着脚，让喊声象刮地风

似地掠起。

女神的奶浆是什么哟？

——是清冽冽的溪水！

女神的肚脐是什么哟？

——是黑幽幽的岩洞！

女人们拚命地将调子昂起，又忽地煞了调尾，一齐向着那段黑云吹起尖利的口哨。

女神的腿子是什么哟？男声急喘，象咆哮的春河。

——是白生生的岩坡！

女神的阴门是什么哟？

——是暖烘烘的岩裂！

……那最后的夜色，最后的一段乌纱似的轻云碎了，断了，丝丝缕缕地飘散。女神的裸身在晨光闪着海螺似青白红润的光亮。

人们欢呼起来，把一束束野花和青松毛抛上天空。

汉官及土司府的队伍来了。一溜快马开路，踢得一路烟尘象火山似地腾起。走在最前面的是土司家的成年女眷，她们一律身着金边红蓝袄子，彩色毛线把头发绾得缤纷耀眼，象一群乍然飞来的锦鸡。接下来便是格玛小姐的仪仗。一个年轻的喇嘛手捧金钵，摇转着经轮，以他一路吟诵和那长长的袈裟，引着阿扣格玛花团锦簇的乘骑。官家小姐身穿银缎长袍和金边紫红袄，宛若一具银台上的炬火。

鞍马左右便是丹珠、采尔、扎夏比尔和直玛。丹珠手捧一只青瓷大瓶，瓶口荡着一茎垂长的细柳，她不时用那柳梢挑着采尔羞红的下颏，又把一双四下波动的眼瞟过马背来，戏谑地对扎夏比尔和直玛微笑。

人们手中倾泻而下的花雨泼来了。直玛听到扎夏比尔呃了

一声，她宽厚的肩膀不安地晃动着，使直玛只能看见杯子一般摆动的手臂和格玛小瓶落在马厩上一只秀美小巧的脚。

今天早上，阿扣格玛赏了她一朵用红毛线扎的小花。是她用酸莪草擦完了她的马蹬。

格玛爱骑一匹青花马到开基河来，站在高高的堤岸上，看姑娘们浣洗麻线。她一出现在石滩上，女人们便把那些晾在大石头上，漂得干干净净的彩线绞下一段献给她。这位娇小的女人抱了一大团压在马鞍后，颠颠地跑了。第二天再来，她把羊皮袋里的砖茶掰成小块，分给浣线女人。然后请她们鉴赏她编织的彩线捆和辫绳，这些花花绿绿的麻线都结在青马的门鬃和马尾上，马的鬃鬣全被续成花帘子，样子又滑稽又可爱。到了冬月，格玛还到开基河来，浣线的人没有了，只有直玛永远地在滩头用小铁铲撬芨芨菜。这时格玛就用石头砸河边的薄冰，直玛同她一起玩，看谁把石头扔得远，砸得更脆、更响、直玛让着她，她就高兴。每次来，她给直玛一块小小的牦牛酥油或小土坷垃大的川盐。

……扎夏比尔轻轻触了她一下：来到山脚的祭台前了。喇嘛寺的大旗竿上，旋舞着一面黄幡，象一只囚牢在树梢上的怪鸟。

格玛策马到了土台前，她要下马了。她一偏身，递一只手给牵马的俾子。倏地，她脚尖没能触到台沿上的毡垫，却一下踏空倒挂在鞍轭上。满身浮土象个土鳖子似的男仆大展着长臂，象摔碎一只钵子，哇地惊叫了一声……直玛看见她的袍子挂在鞍架上，连忙扶住格玛，帮她把长袍解脱下来……她终于紧紧地攥住了那银缎的一角，精巧的辫子上缀着一颗月色的亮珠，闪闪地，象跳在河里的星星。直玛痴了，她握着那段流到她手里的柔滑的东西，象握着一段绕在腕间泻不走的水，她想用脸

尝试一下，她想只有脸颊能拂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嘶一响，它鸟似地从她掌心里飞脱。格玛扯走了长袍，叭叭拍打着灰土。她脸胀得绯红，她弯下腰来时，发髻上铮铮地泼下一排密密的珠串，齐眉波动着，接着，她将袍子往两膝间一折，登上了高台。

铜钹响了。祭台上一排玄色的袈裟忽地肃然不动。

土司总管即刻向四个姑娘挥挥手，让她们远离高台，回到各自的衣社去。

喇嘛开始诵经。

那些架在土台上的长号，在日光下闪着一圈昏昏的光，象一双套着金环的圆眼，死死地瞪着，正要把所有黑色的头颅慢慢吸进去。

人们匍伏在地。各斯日划据坡地，紧簇成团。斯日属下的各衣社就象一个葫芦里的籽，排布得有隙而密实。衣社的第三、第四代男女被推在前列，母祖和妈妈，年老的舅舅都折膝跪在后。

……至上至尊的女神，祈望你赐福以你的女儿，让她们多生繁养，让众多的衣社象大树发出青枝，象绿草勃生嫩芽。让女人们受孕吧！让她们的奶水象醴泉一样长流不息，让她们的婴孩象犏牛一样健壮，让她们……让她们……

喇嘛的诵经声倏地高昂起来。

直玛折下头，从肘弯里偷看荷美。一匹黑骡子在打颤，它的肉腱在黝黑的皮毛下弹出很炸耳的声音，每响一下，荷美撑在地上的两只手臂就瑟瑟地抖索一阵。她又抬起头，从一张张弓似的脊背上找丹珠，采尔和扎夏比尔。丹珠在不远的地方，也直起身在寻谁，她的包头盘得很大，后颈上的发根挽得丝丝不乱，在黑布包头下，弯成一道很柔美的弧线，闪着油黑的

光。她知道丹珠在寻找她的阿肖，她已经结交了好几个男人，那簪在鬓边的银钗和一道道腕珠就是证明。采尔也有阿肖，是个西蕃土司兵；而扎戛比尔则和她的姐姐共一个阿肖，那个男人是个石匠，在开基河桥头打过桥链墩子，唱得一口好听的康巴赞歌。

……至显至圣的女神，你的众多的子女今天来到山前朝觐你，他们带来了最壮的牦牛的酥油；最肥的牙猪的膘肉；最甜美的青稞酿造的苏里玛酒；最粗壮的松树上采来的青针；最繁盛的柏叶碾成的土香……你享用吧！享用吧！享用吧！在你享用以尽酣睡之际，将你的十三台明镜留给女儿梳妆；将你春夜的衾衣给女儿披盖；将你的夏露的胶脂降给女儿润泽；将你的愁纹绞成火把；将你的苦泪化成松油；让她们尽情尽兴的欢乐、欢乐、欢乐！啊！达兰森格干木——涅槃地上的白狮子^①！你小憩一刻便醒来，女儿祈望你看守着她们的幸福……

长号呜呜地吹响，远远的侧枝男山，哈巴男山走了过来，地面在筛动了，山根象突破岩壳，从厚厚的地层冲透出来……

匍伏在地的人们，倏地直起身。

啊哈哈！啊哈哈！他们呼喊着飞散开。霎间，那衣社间无形的栅栏毁了，男人女人冲撞着，彼此伸出手，紧扣死锁，串连成无数巨大的人链。这人链开始扭结、盘转，首尾追逐着，旋舞如龙。

女人们的阵列依山而逶迤，与男人的队伍相对。她们最先起步，双足一齐蹬地，又一齐作雀跃，忽地，她们一齐晃肩摆首，将头上的各种银饰摇成一片响雨，又一仰身，她们肩接着

① 达兰森格干木，即干木女神的藏语全称，意为“涅槃地上的白狮子”。以后“干木”演化为摩梭语，意为“女神。”